

隱士

秘錄



第九

纏綿

(言情筆記)

十三年一月出版

著 者 羅 溪 張 枕 綠

印刷兼發行者 良 晨 好 友 社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

總 發 行 所 良 晨 好 友 社

版 所 不 翻
權 有 准 印

▼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函購寄
費免加

張若虛長安歌
事如妍但使有懷成春月
時時與長遊
華年
柳橋夕照
詩
錦
錦
錦

次日綿繹

洗心記		一	代筆記		三九	帕證記		六一
繡囊記		七	援艷記		四三	像異記		六四
吻膜記		一一	弔波記		四七	恆情記		六九
遺履記		一二	心計記		五一	就役記		七二
柳棠記		二八	全孝記		五五	幻艷記		七六
龍萃記		三四	袖珍記		五八	重諧記		八五

繾綣

羅溪張枕綠著

▼洗心記

天際無雲。但存明月。水面無聲。但聞漁唱。忽有破浪之響起。如物擲墜然。俄有鱗首。冒波而浮。粉頰之間。微呈苦笑。逾頃而沒。榜人有遙聞之者。以爲魚也。轉爲戲魚之歌。心境酣適。而不知丁茲迢迢良夜。彼無痕之黃歇浦中。又添一多情溺鬼。冰肌玉骨。長逐流水而逝。與爭瑩潔焉。夫人無深憂極痛。襲於其心。孰不自愛其身。唯恐疾病。而乃甘蹈於死。且引爲至樂。則吾不忍記芸娘哀史。患腸讀者之心矣。芸娘氏徐。婁東產。容態稱於美。允宜點綴風華。文

章大塊不容微恨。與之並存。而其內裏之美。固有足以致恨者在。故或謂女子之慧根。終身之大累也。芸娘有母。年事已老。而思想若甚新。迨其已畢小學業。卽令負笈申江。與其兄同寓戚串家。俾獲互助。其兄亦甫。蓋亦爲求學而來者。芸娘大說。彌感其母之惠。朝入校而暮歸寓。風雨弗間。益以能勤。學業孟晉。且冠其曹。考試期屆。儕輩每私相臆測。錦標必屬芸娘。則果不出所料。歷久而芸娘之譽。藉藉滿各校。亦甫聞之。引以爲快。朋輩晤話時。不無誇炫之辭。擬若蘇家小妹焉。亦甫有友曰陸紀雲。年方十九。與共讀於中學。朱若愚。則因陸生而友亦甫。之二人者。年事相若。學問相若。

均因亦甫而識芸娘。而心傾倒之。芸娘時年猶十七。羣有屬旋。不分涇渭焉。明年。芸娘患喉疾甚劇。三月始瘥。斯時陸生以校課之羈。不能常至。偶至慰問。數語便去。落落若不甚介意。然而朱生之足跡。幾日蹴芸娘之寓門。芸娘見其樂樂而憂憂也。感之入骨。相形之下。遽疎陸生。朱之與陸。原猶夫陸之與徐。交稱莫逆。自識芸娘。乃在在與相牴牾。無形成敵。茲見已之獲勝一籌也。更極其殷勤。以邀奇寵。不數月。猝要以齒臂之盟。芸娘慙。以爲若兩人。不之許。將誰許。許之與易。約指以爲信。而亦甫不知也。暑假旣屆。過還故里。芸娘私度其母。愛已素溺。求當必應。逕以情告。且請媚朱。不

圖其母聞之。以爲有女不肖。痛哭之餘。三日不食。其母氏之言曰。吾聞今之謀有婦者。趨重女學生。吾之不惜耗鉅資。以使吾女成女學生者。正有見及此。方欲爲覓一金龜婿。作半子靠。而吾女讀書十年。並一孝字而不識。竟敢自作主張。罔顧廉恥。嗚呼。吾栽培以金錢。視吾力匪所不至。乃將不獲一粟之收穫。則爲人父母者。甯有閒錢。以造就不肖之女哉。記者曰。今日之爲其兒女。肯犧牲教育費者。固挾有以本求利之望。比比然也。迨芸娘假滿返滬。忽獲朱生自法來書。謂已於新秋起程。自費留學彼邦。期爲我待五年。償願匪艱。其相矢守無貳。芸娘立覆之。軟語溫存。極多情人之

口吻。從茲益致力於學。以冀他日之刮目相觀。時或觸景生情。不無秋水伊人之想。則以相思滋味。歷重洋。寄予君家細細嘗。然而惟見投桃。曾無報李。乃使晨占喜鵲。夕卜燈花。百結愁腸。化爲兩行血淚矣。時陸生已入商界。間時或來。不改曩况。芸娘漸覺其於平淡中。實蓄有誠摯之情。爲人所莫及。顧亦漠視之。秋月春風。等閒易度。期期朱生不來。惟以一書貽芸娘。並附約指。不具地址。略謂使君今已有婦。幸君尙留清白之身。以前種種。譬如昨日死。云芸娘獲書。寸心如割。念前塵之似夢。矢志以丫角終。旋於無意中。爲陸生值知其祕。薄加慰藉而已。嗣後陸蹤跡益疎。又明年。忽有

書致芸娘曰。朱某負情。不齒人類。吾聞其事。蓄志已深。近知其已來滬。得於前日之夕。以槍彈直貫其胸。洩吾不平之氣。詎非快事。茲卽被逮入獄。且不免於死。亦無稍憾。吾爲斯舉。實本良知。不以私隙。願上帝與姊共鑒之。芸娘曰。負我者。吾始終愛之。愛我者。吾始終負之。又使伯仁由我而死。匪盲於心。甯復出此。嗚呼。昔我不屑爲朱生死。今其可以爲陸生死矣乎。乃乘夜投浦而死。記者曰。洗心記之作。爲陸生也。

▼繡囊記

蕙莉。古希臘女子也。能繪事。工繡。精絕。年十七。會某地有美術賽會。蕙莉以繡屏應徵。繡作天女刺虎圖。（枕按此爲希臘故事）月光澹澹。若有寒意。大女之態。嫵娜令人愛。猛虎之狀。猙獰令人駭。一技之長。乃致譽遍全國。有沙厥蘭吉納夫二人者。幼相同學。咸莫逆交。不啻兄弟。以同醉心蕙莉。戲相約。孰能得美人心者。勝負者獻千金。分道揚鑣。各致殷勤。雖然。吾博學而多能者也。貌既翩翩。度尤恂恂。溫柔之極。若能預得人心者。蕙陽則一視同仁。陰固心有偏屬也。沙微覺。知難與抗。則轉而媚蕙之父。蕙父老悖。矧其

多金以爲沙可婿也。面以女許之。幸哉。惹母相婿有眼。知之弗許。顧挽回無術。則偕惹遁。父悔。覓妻女歸。絕沙。沙銜吉。有殺意。會巨盜案發。賄官中陷吉入獄。惹聞之。傷悲不勝。中夜得計。佯媚獄卒。醉之。乘間釋吉。已則仍歸。密與相晤而已。逾年。母卒。時沙以金仕矣。惹父羨。謂惹曰。沙縱不吉若。亦佳公子也。吉以罪囚。今又在逃。不足耦。以求其次。沙或當選與。而已與絕。奈何。雖然。彼或念若事。猶可圖也。惹非之。而無以爲辭。惟泣。沙偵知之。請罪於惹父。復相往來。重申前議。惹私告吉。吉曰。無才薄命。不祥身。負卿多矣。被誣難白。償願無期。行將遜跡斐洲。不欲爲卿累矣。沙吾好友。亦自多。

情。婿。之。後。福。當。無。量。匪。敢。絕。卿。爲。卿。計。亦。以。自。慰。也。回。首。前。塵。乃。如。一。夢。多。事。哉。言。時。毅。然。有。決。態。然。而。惹。心。傷。矣。淚。債。還。清。哽。咽。曰。行。不。得。也。哥。哥。蠻。烟。瘴。雨。豈。若。軟。玉。溫。香。乃。忍。去。此。可。憐。哉。吉。曰。卿。固。再。戀。戀。於。予。者。請。死。語。未。已。七。首。在。手。矣。惹。急。止。之。嘆。曰。從。君。議。請。俟。一。月。而。行。有。物。將。予。君。也。吉。始。諾。惹。歸。痛。哭。三。日。作。可。憐。儂。曲。長。至。千。韻。繡。錦。囊。上。囊。廣。三。寸。許。字。乃。細。絕。凝。察。始。辨。跡。娟。秀。無。苟。筆。絕。作。也。既。成。斷。髮。貯。其。中。以。贈。吉。曰。以。此。伴。君。東。西。南。北。相。共。儂。生。縱。休。此。物。長。在。矣。吉。謝。而。去。不。知。其。所。之。惹。嫁。之。日。嬰。暴。疾。卒。或。曰。仰。藥。而。殊。也。十八。世。紀。中。之。希。臘。悲。劇。可。憐。

儂事蓋本此。今無能演之者矣。嗟乎。恨海汪洋。孽濤澎湃。有心人
試溯其源。則脈脈細流。道出自尋常一約間。戲言無益。從可證矣。
雖然。惹利用情之專。亦足使萬里征夫。望鄉自慰已。

▼ 吻瞑記

人有恆言。秀水明山。粵產尤物。天地靈氣。有所獨鍾。顧吾得綠雪。於窮鄉僻壤之間。則是其創例與。綠雪年十六七。面目姣好。稱之。性度率真。衣服樸潔。亦稱之。其所居村。只八九戶。碧溪之水。流於前。楊柳之條。拂其岸。浮萍不波。積塵久息。村名寂寞。適副其實哉。其所居屋。殿其村。適對一橋。橋成獨木。質朽不治。越橋一道。長一英里。而達市。晨光熹微。村人攜筐赴市。不期成羣。綠雪從之行。塗中鮮有言也。人問之。則答之。不問必無問。人問而時不屑置答。但以微笑報之。其笑奇媚。足滿人意。有故進瑣問。以索笑者。錫無吝。

焉。近午而還。與其母共治餐事。既晝。持長竿驅羣鴨出。任其散入於溪。徜徉嬉戲。自坐柳陰。攤書默誦。興之所至。宛轉輕歌。萬分寂寞之中。惟斯動機微萌。日莫而與鴨羣俱歸。殆視爲常例已。其鄰斐氏。有六七口。村之繁族也。而綠雪之家。村人稱之爲寂寞之宅者也。陽光未滅。戶已下鍵。入夜不鐙。但聞鼻息。有宵行經其宅者。視其臨溪玻窗之內。幢幢若有鬼物。毛骨俱戴。輒疾趨而過焉。其母白德夫人。尤蟄居不常出。而鄰孀斐夫人獨與之善。得出入其門。然對其蒼蒼之髮。而未知其年。詢及其夫壻。恆顧左右而言他。不自知其蕉萃之見於色。則亦不能無疑焉。其家匪豐。人測其何

以爲活。昔者有一壯夫。月必一至。去不越宿。斐夫人語人曰。是殆
母女之所歡。蓋一矢而雙鵬焉。村人皆曰。斐夫人之言可信也。茲
則壯夫之跡已絕。益滋惑矣。雖然。緣雪固亦不自知其有父。詢諸
母氏。黯然無辭耳。

村有娶婦者。置酒爲讌。村人皆集。白德夫人獨不與。而於旬日之
後。擐玻窗之舊紗幔。以窺彼柳蔭中之新鴛侶。爲之神往久之。回
顧而見其女。不覺赧赧然現於色也。越日之午。玻窗忽闢。白德夫
人呼郵使止。授以一函。其窗卽闔。又數日。每午。夫人必立窗前。俟
郵使過而問之曰。有來信無。曰無。則嗒然若喪。習久而郵使覺。每

過其窗。大聲呼無疾行而逝矣。如是者經月。溪畔歌聲與窗中人面俱杳。則白德夫人病。風雨之夜。夫人椅榻作書。封緘既訖。授其女而告之曰。厥疾弗瘳。旦夕不保。斯函不及付郵。女其今宵賚往。母憚服勞。於女匪無裨也。其音促而顫。其身疾倒於牀。綠雪默悲。悲將別其母。受函讀其面曰。『上海穆倫街第三一四號。探投白德先生。』竊自驚異。默念素所私淑之哲學家白德。得勿卽其人與。因微問曰。斯何人也。曰。卽女父也。狀似不耐。其喘益甚。綠雪雖智。無能猜是奇奧之謎。惟有聽之。疾出叩斐氏之門。而邀斐夫人來伴其母。斐夫人來而得覩其室中破天荒之鏡。綠雪亟然手提。